

在黑海岸边的草原上

马卡尔·包士米特涅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苏联·馬卡尔·包士米特涅著

在黑海岸边的草原上

錦石譯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長沙

本書原載在苏联作家协会机关刊物“第三十七年”文集，第十六号，一九五四年出版。

“ГОД ТРИДЦАТЬ СЕДЬМОЙ”
АЛЬМАНАХ ШЕСТНАДЦАТЫЙ
ПЕРВАЯ КНИГА 1954 ГОД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МОСКВА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部記实体裁的文学作品。作者馬卡尔·包士米特涅是苏联乌克兰布琼尼集体农庄的主席，是苏联集体农庄运动的先驅人物，列宁勳章获得者，金星英雄。他根据亲身的经历，生动地描述了在乌克兰的苏联农民是怎样走上集体化道路的（集体农庄怎样由小到大地發展起来，农庄主席怎样领导工作，集体农民进行了怎样的艰苦斗争和英勇劳动以及他們获得了怎样的幸福生活。）

苏联农民走过的道路正是我国农民今天在走着的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对我们有極大的教育意义。

目 录

一 往昔.....	(1)
二 清算.....	(5)
三 在自由的土地上.....	(7)
四 “紅色烏克蘭”.....	(10)
五 第一条集体的犁溝.....	(11)
六 我們有了拖拉机.....	(13)
七 我們的鄰居.....	(16)
八 偉大事業的萌芽.....	(18)
九 殘余反革命分子.....	(21)
一〇 布琼尼劳动組合.....	(24)
一一 集体农庄庄員突击手大会.....	(25)
一二 生活得很丰裕.....	(29)
一三 黑色風暴.....	(32)
一四 去莫斯科参加展覽会.....	(34)
一五 和美国人的接触.....	(36)
一六 第一次不能为收获而欢乐.....	(39)
一七 莫斯科附近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41)
一八 困难的一年，也是富有教育意义的一年.....	(44)

一九	我們成了百万富翁·····	(16)
二〇	永远不要熄火·····	(49)
二一	欢乐的一年·····	(51)
二二	按旧習俗，但不是老样子·····	(57)
二三	崇高的荣誉·····	(59)
二四	“我們来到你們这里，就如到了学校一样”·····	(62)
二五	我們成長，我們建設·····	(67)
二六	一件新的偉大事業的开端·····	(69)
二七	按布琼尼式的·····	(71)
二八	爭取达到最高产額·····	(73)
二九	为了集体农庄的荣誉·····	(75)
三〇	我的家庭·····	(78)
三一	婆婆和媳妇·····	(79)
三二	深切地感謝党和政府·····	(83)
三三	充滿詩意的田間劳动·····	(84)
三四	一公頃能出產多少·····	(87)
三五	明亮的和暗淡的星星·····	(88)
三六	和平大道·····	(91)
三七	人不仅靠面包生活·····	(93)
三八	最丰盛的夏天·····	(94)
三九	最主要的事·····	(96)
四〇	集体农庄的第廿九个冬天·····	(99)
四一	集体农庄庄員的报酬·····	(100)
四二	活到一百五十岁·····	(102)
四三	劳动的天国·····	(104)

一 往 昔

我——馬卡尔·包士米特涅——是布琼尼集体农庄的主席。
我的住址是：奥德薩地方，別来索夫斯基区，格拉德基村。

奥德薩地方是一片草原地帶，富饒的黑土地帶。这里的麦子
長得多么好！肥大的西瓜在陽光下成熟起来！

人們曾編过許多歌曲来歌唱这个地区。如今是些欢乐的歌
曲；而往昔是憂伤的調子。其中有一首，这里不論老少都曾唱过：

卡德琳娜，这个农民的敌人，

干的是什么事？

竟把欢乐的地区、广闊的草原

送給外国的老爷……

歌詞叙述的是女沙皇卡德琳娜第二，她把辽闊的黑土草原
送給德国的伯爵、法国的男爵，送給各式各样的外国流氓和惡
棍。

假如，当年你从別来索夫斯基向南走，問道：

“这是誰的土地？”

“这是德国拉烏哈少將大人的。”

向北走：

“这是誰的土地？”

“这是法国摩尔夫大人的。”

折向西方：

“这是誰的土地？”

“謝尔巴托娃雅大公夫人的……”

我出生和成長在朱加斯特罗夫村里。村庄的名字是出源于沙皇的一个意大利籍的寵人——朱加斯特罗。

我的祖父但尼拉·包士米特涅就是朱加斯特罗老爷后代的农奴。在一八六一年沙皇頒布了所謂“廢除农奴制度”的“意旨”以后，朱加斯特罗的子孙們便把土地抵押給銀行，再由銀行轉賣給农民。

祖父但尼拉賒买了十俄亩的地(注)。在还清这笔債之前他就死了，于是只好由儿子們来偿付。我父亲阿尼西落到四俄亩地。在草原上，四俄亩地算不了什么产业。

当时草原是非常貧瘠的：一年能長东西，另一年得把它燒个精光才能再种。

地主和富人很少种地。他們擁有很多羊，只要往荒草野地里一放就行。而农民們不种这几俄亩土地就活不下去。

我父亲有八个孩子——五男三女。父亲时常埋怨說：

“现在就穷，將来到你們長大結婚的时候怎么办，我用什么来分給你們！怎么把四俄亩地分給五个人？”

当我滿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帶到一个富有的殖民者古曼尔那里。弯着腰，恳求他：

“留下这个小子做工吧，是大儿子……”

那时我身材矮小，骨瘦如柴，样子显得比我实际的岁数还小些。富人用狠毒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歪着臉說：

“簡直一陣風就吹得倒。”

“不会，不会。”父亲說。“吹不倒。”

注：1 俄亩合16.38市亩。——譯者

这样我就当上了長工。先是牧羊，后来赶馬。起初可真不容易干，有一次我牽的一匹馬因为赶蒼蠅，搖晃了一下头，就把我摔倒在地上。

几年后，当我弟弟格拉辛長大了，我便和他到地主凱勒那里去做工。

我們很少看到凱勒本人，他时常到外地去。管庄园的是一个名叫高西尔斯基的总管。这个狗腿子比古曼尔还坏，他象赶牛赶馬那样吆喝長工，長工比老爷的狗还吃得坏。

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長大成青年。外国老爷的气受够了，我和格拉辛打算到“自己的”老爷那里去碰碰运气。

在朱加斯特罗夫村子的东面，越过一片窪地，有一个不大的格拉德基村庄。有古斯兩兄弟在那里經營。他們和其他的地主富人一样經營牧羊業。

除开我們兄弟兩個以外，还来了一个也替朱加斯特罗做过工的葛利哥里·沙伏罗紐克，他的年紀比我們都小，也是牧羊的，于是我們就包攬所有的活儿。

“自己的”老爷原来也和外国的一样——一流髒貨。

現在一想起当初的日子来，全身就会打寒战。你掬一袋五、六普特(注)的麦子，本来就已经被压得弯弯的，汗流浹背，口里发澀，而狗腿子还要吆喝着：

“快跑！你今天难道沒有吃飯？……”

“吃得卡死你！”只有这样暗地里咒罵。

那时，我們听說有些庄园里有長工罢工。我們这些替古斯做

注：1 普特合32.76市斤——譯者

工的因为没有組織，害怕罢工。但漸漸也敢和狗腿子爭吵，有时甚至和主人爭吵起来。

居然我們也罢起工来了。事情發生得很突然。我們——帕罗考布·莫劳士，我和另外一个長工有一次运谷子到倉里去，正碰上下雨，到处都有水塘。天已經黑了。我的兩条牛陷进水塘里。我剛把牛拖上来，大車又翻了。一袋袋谷子滾进了水里。

怎么办？我在沒膝的水里走来走去，心想他們一定会把全部工錢拿去抵偿谷子的！

后面又来了一輛大車。有个人大声叱罵，接着又尖叫：

“你往哪里擱？”

“哪里？……擱上大車……”

“別擱！扔掉他媽的，去他媽的蛋！……”

这是長工拉里翁·苏利馬，他是一个勤勞的小伙子。于是我就不再把袋子从水塘里弄出来。我甚至有一种輕快的感觉，真的，去他媽的蛋！

我們把牛牽到牛房里去。早晨，看見大車仍陷在水塘里，主人繞着它打轉，沒有一個人去幫一下忙。

不过，这次罢工的結果對我們不利。晚上来了一个警官和一个乡警，拘捕了苏利馬、帕罗考布·莫劳士，也拘了我。

关了我們六天，只給水和面包。本来可能还会关得久些，因为那年（一九一四年）爆發了战争，苏利馬和帕罗考布得以从禁閉室出来；接着又被迫应征打仗。

二 清 算

不久以后，我和格拉辛也被抓去打仗。

我是在西綫作战，充当机枪手。在德費斯基的战役中受了伤，被送到后方。伤愈以后又到西南战綫去，一直到战争結束。

一九一七年秋天，战綫瓦解了，士兵們整批整批地回家。他們也拖我回去，可是当时我是一个机枪分队的指揮，我把机枪交給誰呢？

我把“馬克辛”(注)拖到倉庫里，但哪里也找不到軍需官；我又把它拖到中队長的地堡里，他笑了起来：

“你怎么啦？”他說。“拖着它，活象个傻瓜，耍猴儿把戏似的，……就扔在那里，誰要誰就拿。”

全国都掀起了革命。于是我打算回家去，回到黑海岸边的草原上。我想，革命的浪潮該已席卷到了那里。

我没有想錯。革命的浪潮从我們的土地上赶走了凱勒，古曼尔，古斯兄弟和其余的野蛮人和半野蛮人。在朱加斯特罗夫村子里已經組織了革命委員會，主席就是我的父亲。

当我到家的时候，革命委員會已經行动了起来，把老爷們的麦子分給貧民和陣亡人的家屬，还准备分地。

“你来得正好！”父亲高兴地說。“来帮忙分老爷們的地。”

地是分了，但不能播种，烏克蘭来了德奧侵略者。接着，老爷

注：机枪的牌名——譯者

們就象烏鴉一樣飛回老巢。

第一个回朱加斯特罗夫村的是凱勒的总管高西尔斯基，他动手整頓起庄园来。然后凱勒本人和报仇者也来了。

村子沉寂了下来。我父亲看到事情不好就从村子里逃走了。果然！不多时，报仇者突然跑到我們的屋子里来。我想逃，却来不及了。騎馬的人追上我，捆起我的手。

“你是包士米特涅嗎？”

和报仇者一起来的有一个是我們村子里过去的村長。他說我是包士米特涅，不过不是那个革命委员会的主席。

“那么那个在哪里？你父亲在哪里？”他們想逼我供出来。

“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我回答說。

报仇者不相信，动手打我，絞扭我的手，仍然沒有得到什么。于是把我捆起来，赶我进庄园。到了那里，凱勒亲自来盤問我。

“別怕，你能活。”他說。“說，我的馬和牛都弄到哪里去了？是誰分了麦子？”

被扭絞了的手痛得很厉害，浑身發疼。我一言不發，或者答复什么也不知道。他們把我揍了一頓，扔到馬廄里去。

过了五天便放走了我。那个时候，他們用刺刀和鞭子迫着农民拿出老爷的牛。不久，凱勒和报仇者又走掉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就很少到庄园里来。

經管庄园的仍旧是高西尔斯基。整个夏天在朱加斯特罗夫村里平靜无事。我父亲又回来了，在田里工作，但不在家里过夜。我一面在家干活儿，一面也到庄园里去做日工。在那里，我和帕劳考布·莫劳士結交更深，我們痛恨朱加斯特罗夫村和全烏克蘭那种罪惡的制度，这种同感使我們更加接近起来。

高西尔斯基比谁都恶毒，我們和莫劳士商量好，先清算他。

“讓世界上少一个恶棍！”莫劳士說。

一个秋天的黑夜，我們隱身在总管住宅附近的树叢里，等他走进自己的房里。从有亮的窗戶中看去，他已在解衣就寢。当灯一熄，我們便跑进窗口，把手溜彈扔了进去……。

三 在自由的土地上

以后在朱加斯特罗夫村子里的情况就和整个黑海岸边的草原上一样，赶走了德奥侵略者，又来了英国人、法国人和希腊人；剛赶走了他們，从洞穴里又钻出来反革命匪帮——畢得留尔、邓尼金、格哥里也夫、馬赫諾……

黑海岸边的草原就象被卷进了黑色風暴里。

在这以后，接着又是一九二一年的大旱灾，草原一片灰色，好象被火燒过的一样。

但是，这个草原已經是自由的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部都是。我們的草原啊！到草原上去，去耕耘，去播种金色的麦子！

又重新分了土地。我分到十五公頃(注)。不久以前还是一个長工的我竟分得了这么多土地！

当时，我已經和一个象我自己一样穷的貧农姑娘結了婚。我和妻子畢拉格雅一同走到自己的地里，妻子抱着小儿子伊凡，我

注：1公頃合15市亩——譯者

就牽着大兒子米海爾。

了望四周，土地又黑又肥。

“這對我們是足够了。”畢拉格雅說。“這對我們的孩子們也足够了。”

我們已和父親分開居住。我們有一匹馬，有犁，有耙……。跟其他的貧農一起耕種。

第一次的收穫是用了多少勞動和血汗換取來的呵！對我們來說，第一次收穫又是多么的甜美，因為它是自己的！

第二年的收穫就好了一些——每公頃收了五十普特麥子。那時，這個收成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因為耕畜農具不足，我不能播種所有的地。我估計將來也種不上這許多地。於是我想買第二匹馬；可是播種機呢？其他的農具呢？有的貧農開始拿出自己一半的地給富農。我是不是也該這樣做？不，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貧農們時常聚在一起談論自己的事情。我們最主要的問題總是：以後怎麼辦？

每次總有人帶些新的傳說來，哪里組織了共耕社，哪里又組織了勞動組合，又是哪里有了公社（注）。公社吓壞了好多人。富

注：共耕社、勞動組合、公社是蘇聯集體農莊的三種形式。共耕社是集體農莊的低級形式。這種組織把個別農民聯合起來共同勞動，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私有；勞動組合是蘇聯現在通行的集體農莊形式，我們常說的集體農莊也就是指的勞動組合。在勞動組合里，不僅勞動和土地使用權公有化了，而且所有一切基本生產資料也都公有化了；農業公社是集體農莊的最高形式。農業公社不但一切生產資料公有，而且日常生活也是公共化的。這種公社必須在技術更發展和勞動組合更發展的時候，在产品十分豐富的時候才能產生。

农認為农民貧穷能使他們获得土地，于是捏造出各种各样的謠言，說什么公社公妻。

一談起这个，苏利馬总要和人們爭論：

“老乡們，你們听着……这是胡說八道。”

“有誰懂得这些事呢？……”他們对他說。

“‘誰懂’？我就懂。”苏利馬回答說。

“你又是从那里懂来的？”

苏利馬在布琼尼軍队里服务过，比其他的人明白事理些。他回答說：

“就我們，老兄，現在合起来耕种，那不就是共耕社；不过小些罢了。假如我們組合一二十个，就是十足的共耕社了。怎么說不懂？”

不久中农对共耕社也感兴趣了。有一次尼古拉·巴尔达碰到我，問：

“包士米特涅，快組合了吧？”

“怎么？”我問。

“是这么想的，想自己也加入你們一伙……”

等到自愿参加的人数相当多了的时候，我們便聚在尼古拉·巴尔达家里，談了很久。大家都認為共同劳动要輕松些，也比較有利。但接触到一些实际問題时，大多数的人又犹豫起来了。

“再讓考虑考虑吧。”他們說。“到春天还有好些日子呢。”

到春天，的确还有好些日子。

四 “紅色烏克蘭”

这是寒冷的一月里的一天。

苏利馬到我家里来，臉色就象冬日那样黯淡。

“听說了沒有？”他問道。

我什么也沒有听說，因为我沒有出去过。

“出了什么事，苏利馬？”

苏利馬脫了帽子，垂下头輕輕地說：

“列宁逝世了……”

我的小孩子們還不懂事，但也跟着不作声了，好象从心底里体会到我們的哀痛；畢拉格雅哭了起来，我們默默地坐了好久。

“現在准备怎么办？”苏利馬問道。

“我們去找人談談。”

我穿上衣服，我們一同走向村苏維埃去。也許会有从区上来的人，我們可以听到点什么。

那天去了，第三天，第五天我們都去了。为了想知道將來怎么办，我們傾听每一句話。我們似乎感到貧农的太陽也随着列宁逝世而沉沒了。

在追悼列宁的那一天，从奧德薩来的一位老布尔什維克到了我們村里。那天很冷，草原上刮着風雪；但全村子的人聚在小学校里。

老头儿講得很激动，他的激动也感染了每一个人，很多人哭

了。他講了很久，人們哭泣着；然後他昂起頭來，大聲地說：

“不要灰心，親愛的同志們！列寧逝世了，但是他的事業永存！他的黨依然存在！”

從那天起，我們和蘇利馬又進行了更多的關於組織共耕社的鼓動工作。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我們召集志願參加共耕社的人開會。到會的有十三個人，他們都是決心參加共耕社的。

他們是：沙伏羅紐克兩兄弟、巴爾達兩兄弟、斯畢爾克四兄弟、拉里翁·蘇利馬、費多士·考申姆留克、安東·雅可夫采夫、費多·姆絲卡和我。就在這次會上，我們的共耕社成立了，命名為“紅色烏克蘭”。

五 第一條集体的犁溝

世界上沒有哪個農民在春天不激動的，因為春天供給全年吃的啊！

我們這群第一批集體耕作者勞動得比單幹的時候更起勁，十三個人都上了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經驗和嗜好。社外的人都望着我們：有誰畏懼困難嗎？我們和睦嗎？……

富農不得安閑了。我們一到地里，跟着就聽到惡毒的流言：

“公社！……父親和兒子都不和睦，而他們這一堆人想要和睦相處，行不通！會吵翻的，會象老鼠一樣互相亂咬一陣散伙。”

土地管理局劃給我們一百八十公頃地。我們把它分成四塊。

我們还剩有荒地，因为我們的馬很瘦弱，无论怎样使勁，到春天也只能耕一百一十三公頃的地。

我們种了大麦、燕麦、玉米和向日葵。我們一面耕作，一面望着天空：下雨就有收成；不下雨就会白費了种籽。

总算是我們的运气，下了点雨。我們的春种谷物生長了。庄稼是長起来了，而野草也跟着長了起来，又茂又密。

我們每天忙着鋤草。鋤完了一塊田，看看另一塊田，新的野草又長起来了。

收割也費了很多的时候，我們只有兩架收割机，余下的只能用镰刀来割。总之，大家还是按老方法干活。

我們获得了第一次的集体收获，当然不算丰盛，但也不坏，比得上中农的收成。大麦每公頃收四十普特，玉蜀黍的收成比它多一倍。

我們把部分的谷物卖了，其余的分了。是这样分的：兩匹馬和兩個人算一个計算單位。誰只有一匹馬，就少給些；誰有三个或更多的劳动力就多給些。

全体都很滿意，沒有一個人想退出共耕社；相反，又有新人加入进来。

秋天我們又接受了几戶到我們的集体里来。共耕社成長壯大了，我們有了谷物和錢，不久国家又貸給了我們款子。

一九二五年我們播种了全部土地。那时我們感到朱加斯特罗夫村子太拥挤了，我們的眼睛不时眺望村子的东面，在一大片草原窪地的那边可以看到格拉德基村，这也就是当年我做長工的地方。

“瞧，那里寬敞。”我們的人說。“地也好！”